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江湖夜雨十年燈



(台湾)诸葛青云 著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五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江湖夜雨

十年灯



五



0000125209

405330

第三十九回 天狼奇阵

客厅中四壁的墙上突然洞开，射出缤纷的箭雨。

然而出乎天香教诸人意外的，那些箭雨射在战隐等身上并未令他们受伤。

卓方愕然惊顾，才发现那些箭雨仿佛变了质，变得十分轻飘。他再仔细一看，不由大惊失色，原来纷纷射出的哪里是箭，完全是朵朵的梅花，像雪花似的飘落。

静坐那儿的战隐突然朗声大笑道：“四壁落梅如雪乱，拂了一身还满，卓副教主是雅人，居然能想出这么巧妙的娱宾韵事。”

卓方目眦几裂，厉声大叫道：“你们究竟捣了些什么鬼？”

乔媪也大笑道：“阁下百密不免一疏，我们前来时，贵教并未派人带路，而我们一径而至，证明此屋早在我的掌握监视。”

卓方气极，恨恨一掌劈碎了那具花瓶道：“我应该想到那雇来的几个工人靠不住，只恨我们此次带来的人手太少，免不了要堕在你计算中，可是……”

乔媪接着道：“可是死机括好控制，活人难对付，是不是？你不妨再召那些暗器手试试看。”

卓方见她那份从容的态度，不由废然一叹道：“不用召了，我知道他们必难幸免，夫人我服了你了。”

乔媪轻轻一笑道：“你不召是聪明的，不过我总该让你死

SA 66/31

心，龙强！进来吧。”

末两句声音很高，外面应声进来一条黑凛凛地壮汉，威猛有如天将，正是神骑旅副首领。

乔妩微笑问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龙强躬身道：“属下幸未辱命，一共十六个人，全部喂了干将神剑。”

卓方颓然跌在太师椅中，色如死灰。

吴云凤在一凤与次凤的扶持下也是摇摇欲倒。

乔妩哼了一声，睥视他们道：“现在该轮到你们摇尾乞命了！”

卓方突然在椅中一挺身坐起，悍然道：“姓卓的认命不认输，真要想杀我，你们还得拿出真功夫来。”

说完在腰间撤下紫金软鞭，吴云凤与门下四凤身边并无兵器，可是每人也扣了一把冰魄神砂，蓄势待敌。

乔妩却微微一笑道：“别慌！别慌！我不想流血。”

卓方凶目凸起叫道：“你想怎么样？”

乔妩道：“我对你们的姹女迷魂大阵很感兴趣，咱们的半年之约仍是有效，到时候各位若是真能拿出些真东西来，咱们依然可以精诚合作。”

卓方将信将疑地道：“夫人此言当真？”

乔妩道：“自然了，我虽是一个妇人，说的话绝对算数。”

卓方想了一下，收起软鞭一弯身道：“半年后我们一定会来。”

乔妩傲然受礼，冷冷地道：“现在各位大概去心如箭吧。”

吴云凤赫然道：“此刻我们实在无颜久留，但愿半年后彼此能愉快地见面。”

乔妩笑道：“只要卓副教主再不玩花样，我相信大家会很

愉快的。”

卓方与吴云凤无话可说，只是默默地率同四风起身辞去。

乔妩虚应了一下，回头对祝家华道：“二位姊妹大概不愿意跟去了？”

祝家华低低道：“我们愿意追随夫人。”

乔妩道：“二位跟吴教主到底师徒一场，最后尽点心，送他们一程吧。”

祝氏姊妹面呈难色，踌躇不动，乔妩又道：“龙副首领会陪你们一起去的。”

二女这才答应了与龙强一同默默地送了出去。

目送着众人一齐走开，乔妩突地尖声大笑起来。

战隐听得微感悚然道：“念远！你今天的确赢得很痛快，可是也用不着这样高兴呀！”

乔妩仍是大笑着道：“赔了夫人又折兵，不由我不痛快。”

战隐望着她的样子似乎有些变态，低声道：“念远！你知道吗？我越来越觉得你可怕了。”

乔妩闻言一怔，收敛了笑容，换以柔声道：“纪湄！你别怕我，我会害天下所有的人，却不会害你，因为我爱你。”

战隐微微一动道：“除了我之外，难道连我爸爸、你母亲，你都会害他们吗？”

乔妩不置可否地反问道：“你想我会吗？”

战隐瞪大了眼睛，他实在无法回答这问题。

朔风很大，尤其是在东北，那砭面的强风利如刀刃，仿佛连人的皮肤都能刮破。

文梅姑与徐刚策马紧行，马蹄在雪地上迸开了朵朵的飞花，马鼻子里呼噜噜地直冒白气，然而展开在他们面前的仍是一片无垠的雪野。

梅姑用斗篷挡住了迎面的强风，回身对徐刚道：“徐大哥，怎么老是走不到呢？我们动身都有一个月了。”

徐刚愧怍地一笑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恐怕是走错了方向。”

梅姑惊道：“怎么您不认识路？”

徐刚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我一向在关内活动，不比龙强，他是在这儿土生土长的，进了神骑旅之后，我一直忙些其他的杂务，也很少有机会到处走走。”

梅姑急道：“那您就该带个领路的。”

徐刚摇头道：“不行，夫人不准的，她临时时关照要我们行踪特别严密。”

梅姑默然一阵，才幽幽地道：“当我们到了那儿，恐怕首领已经离去了，我们在路上耽搁太久，他在那儿一定等得很不耐烦。”

徐刚安慰她道：“姑娘放心好了，神骑旅侦骑四布，即使我们走失了，他们也会很快地找了来，而且有我保护着，姑娘一定不会遇到危险的。”

梅姑轻叹一声道：“我不是担心自己，我是担心首领，他现在仇人太多，虽然夫人很细心，但是我总是怕她有疏忽的时候。”

徐刚微讶道：“我不知道姑娘对首领这样关心。”

梅姑红着脸不做声，徐刚立刻发觉自己太冒失，忙解释道：“姑娘请恕我失言，我只是觉得姑娘与首领的年纪相差很远。”

梅姑急道：“他很年青。”

徐刚一愕，梅姑也觉察了，忙又道：“他很年青时就认识我了。”

徐刚这才了解地笑道：“那时姑娘还是小孩子。”

梅姑只好难堪地低声道：“是的……我们……”

徐刚发觉她似有难言之隐，忙拦着道：“姑娘不必说了，这些事我不该知道的，要是战夫人晓得了，我就不得了。”

梅姑微感一怔道：“徐大哥很怕夫人？”

徐刚点头道：“是的，夫人胸罗万象，做事万无一失，神骑旅中无人不怕她，可是大家也都敬服她，因为她对我们太了解，也很宽厚。”

梅姑道：“士为知己者死，神骑旅中个个都是死士，恐怕全是夫人之力。”

徐刚道：“话也许不太合理，但事实确是如此，江湖上人对夫人也许畏若蛇蝎，但是神骑旅中弟兄，却将夫人敬为天神。”

梅姑闻言默然，但心中想起文抄侯给自己的警告，不觉微微一动。

二人静静地走出一阵，马匹微呈不支，梅姑低声道：“徐大哥，我累了，也饿了。”

徐刚一摸鞍下，歉然地道：“糟了，干粮也没有了，我不知道会在雪中迷路的，所以没准备。”

梅姑不则声，身子在马上微微有些颤抖。

徐刚见她荏弱的情态，心中很愿意尽自己一切的力量去保护她，可是四顾茫茫的雪原，只有无可奈何地叹气道：“姑娘忍一下吧，也许在前面可以猎到一些野兽来充饥，现在这儿只有酒，姑娘先喝两口驱驱寒吧。”

说着把鞍下的皮袋解了下来递过，梅姑接着喝了几口，这是一种很猛烈的烧酒，梅姑空肚子喝了下去，立感一阵昏眩，忍不住从马上栽了下来。

幸而地下的雪很厚，没有伤着，徐刚连忙跟着下了马，扶

她起来，抓了一点雪，塞进她的嘴里。

那冰冷的寒意，将她激醒了过来，徐刚歉疚地道：“我忘了姑娘空肚子不能喝酒，你现在怎么样？”

梅姑软弱地道：“不要紧，我真差劲，累着徐大哥了。”

徐刚搓着手道：“姑娘别这么说，若不是我带错了路，姑娘何至于受这份罪！”

突然寂静的雪原中传来了一声惨厉的长嚎，刺耳动心。

那两匹马听见嚎声之后，一声惊嘶，撒蹄跑了。

徐刚手中扶着梅姑，脸上泛起了惊色。

梅姑却道：“徐大哥，您别管我，快去追马吧，要是没了马匹，我们就得步行了。”

徐刚面色凝重地道：“顾不得马匹了，咱们保命要紧。”

梅姑也大惊道：“那是什么怪声音？是什么很厉害的野兽吗？”

徐刚点头道：“是雪老爷！”

梅姑不解地问道：“雪老爷是什么东西？”

徐刚道：“雪老爷就是狼，那是咱们北方人的叫法？”

梅姑释然一笑道：“狼不如虎，我一颗铁弹子就行了，有什么可怕的呢？”

徐刚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姑娘是南方人，没有见过狼的厉害，一头两头不足惧，可是冰原上的雪狼，一来就是几千万头，杀不胜杀，防不胜防。”

梅姑这才怕了，一骨碌站起来急道：“那我们赶快逃吧。”

徐刚摇头道：“现在已经来不及了，狼性极长，能追着你跑十几个时辰，终究不免力竭丧身狼腹，还是留些力气准备抵抗吧。”

梅姑疑惑地道：“您刚才不是说杀不胜杀，防不胜防吗？”

徐刚沉声道：“管不得那么多了，杀一头是一头，总不能束手待毙。”

梅姑默然无言，但是已拔出腰间长剑等候，徐刚也将莫邪剑出鞘，紧张地注视着前方。

遥远的雪原上现出一片黑压压的暗影。

徐刚沉声道：“姑娘留神，那狼来了。”

黑影移动得很快，一瞬间已经到了面前，将他们重重地包围了起来。

梅姑仔细一打量这冰原上的恶魔——雪狼，才发现徐刚的话没有错，它们黑压压地蹲围在四周，只有前一排作着攻击的姿态，森森利齿，狺狺红舌，再加上两只碧绿的凶睛，灰褐色的长毛，根根逆竖着，特别狰狞怖人，身材小的似犬，大的则如小牛，却又不似牛那般的臃肿。

两个人在中间背对背站立戒备着，摒息不敢有片刻的松懈。

可是狼群只是虎视眈眈的在四面合围着，迄无进攻的徵象。

梅姑颤着嗓子低声道：“它们怎么还不上来呢？”

徐刚也低声地道：“它们很狡狴的，必是看见我们手中持着武器，留有顾忌，所以不马上进攻。”

梅姑着急地道：“这样耗下去，我可受不了，它们的眼睛可怕得很，盯得我心直跳。”

徐刚道：“姑娘千万不可心存怯意，这批家伙就是想等我们吓得心神失制，自动地放弃了抵抗的意图，它们好趁心地大嚼一顿。”

梅姑急道：“这要捱到几时呢？”

徐刚道：“野兽总不会比人更有灵性，再等一会，它们必

然会耐不住，只有它们自己一躁急求动，我们就可以逸待劳了。”

梅姑没有办法，只好强打精神等候着。

空气中静极了，只有狼群咻咻的呼吸声。

僵持了一刻功夫，狼群果然耐不住了，厉嚎一声之后，前排有四五头大狼立刻纵身扑上来，动作异常迅速。

徐刚长剑朝外一封，莫邪神剑的利芒过处，有三头巨狼在空中被挥为两截，洒下一天血雨，将雪地都染红了。

梅姑则经验不足，再者她的长剑也不及莫邪锋利，狼扑来时，她挺剑刺出去，剑尖透进一头巨狼的颈子，另一头却毫无阻拦地扑了进来。

幸而徐刚注意到了，就势踹出一脚，正好踢在它肚子上。

那头巨狼疼得惨嚎一声，滚回群中，梅姑却已吓得花容失色。

她所刺的那一头，也未全死，在雪地上挣扎着，喉管已断，当然叫不出声，吭吭的直吐气。

徐刚道：“姑娘手下应该重一点，最好要多用锋刃，这样管的面积大一点，这东西爪上有毒，抓上了能叫人流血不止……”

梅姑打着战道：“徐大哥！我怕，这是我第一次杀生，我怕见血，我不想再抵抗了。”

徐刚急了道：“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，姑娘保命要紧，哪里还顾得那么多忌讳，你想我们若是糊里糊涂的葬身狼腹，首领岂不要急死……”

提起了纪涓，梅姑不由精神一振，立刻又凝神戒备。

由于他们一举手之间，就杀死了四头巨狼，将狼群震住了，后头那几头蠢蠢欲动的，却暂时遏止住了身形，狼群中又

传出一声长嚎。

继嚎声之后，那些狼群突然改变了策略，并不直接攻击，却绕在他们四周，不住地游动。

徐刚惊叫道：“不好！它们改变了方法，我们若一味株守，总难免有疏忽之处，它们就可以趁隙而入，看样子我们得采取主动进攻。”

梅姑却突然有所发现地道：“徐大哥，您是否注意到这狼群之中，好像有一个专司发令的首领。”

徐刚一愕道：“狼群围攻之下，从无生还之人，因此这一点我倒未曾听说，不过我想这么一大批狼群，绝非乌合之众，它们既有组织，必有为首的……”

梅姑道：“我倒注意到了，那司令的狼王，是一头灰色的，它身材不大，却十分悍捷。”

徐刚道：“姑娘真细心！既然你注意到了，何不用暗器取它，群狼无首，也许好对付一点。”

梅姑不答语，伸手在囊中取出两颗铁弹，抖腕打了出去！

徐刚顺着她铁弹的方向，也看见了，那头狼王踞身在第二排，形象十分威猛，而且它身旁尚有四头巨狼护卫，显示出它的超然地位。

梅姑的铁弹将及之时，狼王突地一滚，避过袭头部的一颗，然后前腿一伸，居然将另一铁弹拍落下来。

徐刚唉声叫道：“看不出这畜生还懂得招式。”

梅姑不服气，又摸出一把铁弹，准备用满天花雨的手法打出。

忽而天际传出一声长笑，来了两条人影。

狼群因笑声而停止骚动。

徐刚目注来人，等到看清楚面目时，不禁悸叫道：“是

他！”

来人身形极速，顷刻已至，而且毫无顾忌地直入狼群。

眈视的群狼对他们不但不加阻拦，而且纷纷让路，好似对这二人极为驯顺。

梅姑只觉得这二人的年纪都不算小，却不识得是谁，乃低声问道：“他们是什么人？”

徐刚目注二人，头都不回，口中却答道：“前面一人是峨嵋的败类谷飞，在长白夺宝时见过，后面的那个老家伙却不知道是哪路人物。”

梅姑低声惊呼道：“谷飞！难怪他会役兽，看样子这狼群还是他豢养的呢。”

他们这边的低声谈话，却被对方听得很清楚。

谷飞身后的老人怪声笑道：“到底是后生小辈，居然不识老夫东方未明。”

徐刚侧目斜视他一眼，突然哈哈长笑道：“闻名武林的巧匠东方未明，原来竟是这么一个瘟老头子，你在中原被韦大侠赶得存不住身，却还有脸跑到关外来混充前辈。”

东方未明勃然色变怒道：“无知匹夫，信口雌黄，少时我不叫你死无葬身之地，我就不姓东方……”

徐刚鄙夷地一哼，正欲回口，谷飞已冷冷地道：“阁下最好少发横，此地不是你们神骑旅的天下。”

徐刚傲然道：“白山黑水间，那一块不是神骑旅的天下？”

谷飞笑道：“你的话不错，神骑旅现在是红透半片天，白山黑水之间，的确都是你们的天下，不过惟独这一片冰原不在内。”

徐刚一摆手中长剑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谷飞望了他的莫邪神剑一眼道：“阁下最好不要想动蛮，

我只须一声口令，你们立将成为狼群的口中美食。”

徐刚哈哈大笑，指着地下的几头狼尸道：“你那些畜生的厉害我已经领教过了。”

谷飞微微一晒道：“那只是几头废物而已，是我故意让它们送死，好让你们骄骄志气，真要等到我十二神狼出来时，你们连回手的余地都没有。”

徐刚极感兴趣地笑道：“畜生也能称神的，你不妨叫出来让我见识见识。”

谷飞一伸手，拍拍那头灰白色的狼王道：“小白！把你们的天狼阵摆出来给他们瞧瞧。”

狼王轻吼了一声，表示领令。

徐刚夷然晒道：“就是这瘟狼呀，刚才若不是你早来一步，它早已死在文姑娘满天花雨手法的铁弹子下了。”

谷飞寒着喉咙冷笑道：“你们那些破铜烂铁要是能伤得了小白，它也不配做群狼之首了，现在多言无益，少时你们一试验就知道了。”

说完与东方未明二人抽身退后，群狼也跟着向后退去，只留下那头小白与另外十一头青灰色的巨狼，蹲坐原地不动。

小白又长嚎了一声，身形率先移动，那十一头巨狼也跟着移动，顷刻之间就布成一个极为奇怪的阵势。

十二头巨狼或前或后，距离或近或远，既非六合，又非四象，然而它们所站的位置，却异常巧妙。

徐刚瞧一阵，忍不住心中暗惊，出口骂道：“妈的！这是什么鬼阵。”

梅姑则沉思不语，观察了片刻，才道：“徐大哥！您的剑利，可以试攻那左角最远的一头。”

徐刚奇道：“那一头离我有三丈多远，我如去攻它，势必

要走近去，背后与两侧岂非都成了空隙？”

梅姑固执地道：“不要紧，我替您守住空门好了，您试一下！记住！一定要攻那一头。”

徐刚拗不过她，只好手挺莫邪雌剑，大踏步地走了上去，暴喝一声，长剑直刺向那左角的一头巨狼。

那头巨狼一直不动，直等他的剑芒将及，才四足撑地，向后一躲避过，却迅速无比的窜上了另一头巨狼，利爪直探徐刚的后腰，快得连让他撤剑回保的余地都没有。

而梅姑却恰好，突地划出一剑，也刚好拦住窜来的巨狼，剑锋堪堪地扫向它的一只前爪。

“叮！”

一声清脆的金铁交鸣。

狼爪上被扫下一片皮毛，也被激起一溜火花，那头巨狼毫无损伤，而梅姑手上的长剑却应声裂了一个大缺口。

徐刚恰好回头，目睹这种情况，不由惊叫道：“好厉害，难道这狼也练成了金钟罩铁布衫之流的硬功。”

梅姑手按长剑，目不转瞬地道：“畜生，终久是畜生，哪里会什么功夫。”

徐刚讶道：“那它着了你一剑，怎能一丝无损，而且还火光直冒。”

梅姑浅笑道：“您只要一看那狼的眼睛就知道了，除了那头灰白色的狼王之外，另外那十一头都是假的。”

徐刚仔细一望，果然那十一头的巨狼，都是目光呆滞，不类生物，这才恍然大悟地道：“那它的脚必是坚钢所制，才能将你的长剑磕出一道口子。”

梅姑点了点头不语，谷飞与东方未明在旁却讶然微惊。”

东方未明首先道：“姑娘真好眼力，老夫费尽心血，自谓

已经制得非常逼肖，姑娘竟能一眼看穿，倒是颇不容易。”

梅姑笑道：“巧匠之作，妙夺天工，我哪里是看穿的，老实说我是想穿的。”

东方未明尚未全信，谷飞抢着问道：“姑娘怎地识得天狼阵之要诀的。”

梅姑笑道：“这更简单了。你告诉我这是天狼阵，我再一看它们所站的位置，分明是天狼星座的排列法，所以我试了一下，故意叫徐大哥去攻狼尾，引发狼头的反噬之势，证实我的想法无误，而且也揭穿了假狼之秘。”

这番话使谷飞与东方未明都张大了嘴，做声不得。

徐刚却插嘴道：“我还是不懂，姑娘能否说得明白一点。”

梅姑道：“谷飞虽能役兽，却还无法在短期之内，将一批愚顽的畜生训得比人更灵，这天狼阵奥妙无穷，就是由一批武林高手演来，也要三五载的功夫，谷飞出道未及一年，驱狼成阵，根本是不可能之事，刚好东方未明也在这儿，不问可知，这配合无间的天狼阵，必定是出之于他的制作了。”

徐刚赞赏地点点头，东方未明却叹道：“姑娘不惟心思巧妙，江湖上的事也懂得不少。”

谷飞却一耸肩头道：“东方兄巧匠之名，盛传江湖，知之不足为奇，只是老夫有役兽之能，江湖知者不多，姑娘是峨眉的还是天龙派的？”

梅姑想了一下道：“两者都不是。”

谷飞冷笑道：“姑娘别骗人了，只有这两派有限的几个人，才知道老夫有役兽之能。”

梅姑微微色变道：“若我是两者之一，又待如何？”

谷飞道：“若你属于峨眉，应是老夫的后辈，我不与你多计较，若是天龙派的，老夫给你吃点苦头，也会放你回去，臊

臊韦明远的脸。”

梅姑一咬牙道：“我都不是，现在我是神骑旅的人，你又作何打算？”

谷飞咬牙切齿地道：“长白夺宝，神骑旅与我之仇恨如海深，你若是神骑旅的人，就有苦头吃了。”

梅姑一正脸色，高声地道：“最了不起你杀掉我，可是神骑旅绝不会与你干休。”

谷飞放声大笑道：“好！冲你这句话，你今天吃苦定了，你只知天狼阵很厉害，却不知厉害到什么程度，现在可以尝尝味道了。”

说完两手连挥，狼阵已然发动。

十二头巨狼或左或右，从意料不到之处攻出。

徐刚空有一身本事，也空持一柄神剑，连狼毛都未扫到一根。

梅姑虽略知其中变化，然而吃亏在功力不厚，手中的长剑又是凡品，而且她还得分出一部分注意力去招呼徐刚，所以动手不到一会儿，她已累得汗水直淋，长剑也只剩了半截。

谷飞在旁看得哈哈大笑，得意已极。

徐刚又愧又急，忙将长剑递到她面前道：“姑娘！你既然知道这个阵的诀窍，拿了我这把剑冲出去吧。”

梅姑摇摇头道：“冲得出狼阵，却逃不过外面的两个人，他们不会放过我的。”

徐刚道：“不！我看姑娘剑法十分精妙，仗着剑上的半丈剑芒，他们功力再高，也挨近不到你身边，你逃出去见到首领与夫人，请他们替我报仇便了。”

梅姑凄然一笑道：“没有办法，纵然可以逃过他们二人的追攻，这茫茫冰原上，没有食物又没有马匹，我仍免不了冻馁

而死，徐大哥，咱们还是在这儿认命吧。”

徐刚长叹一声道：“姑娘！只怪我无能，害苦了你了。”

梅姑摇摇头凄笑道：“徐大哥！别这么说，您一路上对我许多关顾，我永生也忘不了的。”

那狼阵也很奇怪，当他们在说话歇手不抵抗时，狼群也不再进攻，只是密密的围在四周，生似要将他们活活困死在中间。

谷飞与东方未明却好整似暇地坐在地上，在怀中掏出酒食，相与对饮。

酒香肉味，不住随风飘来，更加深了二人的饥饿之感。

梅姑本来已经很饿了，后来一阵打斗，完全是凭着一股坚强的意志在支持着，现在一停下来，再受着食物香味的刺激，整个人都软瘫了下来，勉强用手扶着徐刚的肩膀，软弱地叫道：“谷飞，我今日不惜一死，但是有一个请求。”

谷飞手持一块鹿脯，微笑道：“我对将死之人都是宽大的，姑娘有什么要求但说不妨，只要不太过分，老夫一定会答应。”

梅姑微红着脸道：“我虽然不怕死，却不愿被困死在这儿，我看你原来确有这层意思，存心要将我们围在中间，饿得力乏而毙。”

谷飞道：“你们在这冰原上转了好几天，始终没摸对方向，老是在一个范围内转来转去，我用东方兄所制的管窥中看得清清楚楚，直等你们粮尽力竭，我才遣狼群出动，确是有那份打算……”

梅姑与徐刚面面相觑，想不到早已在人家算计中。

谷飞又继续地道：“现在既然姑娘提出要求，我倒可以答应给你们换一种死法。”